



돈암서원 묘정비



관촉사 사적비



관향 묘비



김 임 묘 갈



이장경 묘갈



윤순거 신도비

先 生 禮 記 碑 銘

世道至此思用老成儀以 慈臣言用優老典陞秩拜吏曹判書且給米豆時先生播格少一歲朕拜遂及汗既而 敬而其餘日矣其遺給食物先生出拜謝 御批慕卿齒德恨不能朝夕得聆德音余刊書有大謾 上特遣郎官收議豐年 中前命陞正憲有大臣言遂趨學政資詳議政府左奉贊又為判中 拒府事皆辭又乞致仕先生謂子弟曰吾自量生世多事欲永辭先墓未幾寢疾崇禎丙申年八十三而卒奉天復山孤雲僧舍之社計聞 上曰金君儒林 領袖朝廷重望 特賜禮葬近臣致祭後謚文敬於是播紳章甫出涕相吊及宣四方爭來哭奠曰斯文喪矣先生資稟絕異清而不激介而不矯以忠信為 悌為立身之本以窮理居敬為進學之基故其道脩有序標履甚正觀志五十年惟先生是儀是則老先生歟一遵先生行蓋先生有所未達者先生給繼 能述損益予舊儀梳洗予遺編皆可置水而不瀉焉中年為養老為吏事建令 上初感激知遇期展所蘊而宛徒煤塵費獨宗國則益無當世意日與門人 子弟溫輝舊學以歿其世然其大槩則可見矣謂 本朝表禮多兩杜撰詳考朱子議作一書以進庶幾一洗千古之陋謂國學民族實靜以鎮之以作起中 端為戒查其 經筵講說則以人主一心為變化之原每勸其精察於理微毫釐之間而謂堯舜禹湯之道皆不外是又以為治心須漸敬而為故在誠實皆 老成質慈精切簡約不為空言與人言雖當倉卒未嘗不詳雅其相臣而歸也相臣之言甚激先生只曰宋之韓范上殿未嘗苟同下殿未嘗失色君子相 而不同何嘗一言不合而便以不平相待哉其所謂安土樂天不怨不尤者先生庶幾焉嘗曰吾於色欲分數甚宜或有以賊身者則雖之若將流焉故其始 為學要在言行相顧顯一發甚微而山獨行不規影獨寢不規余之悟其自勵慎獨者蓋其用力之實地也病世之學者多自矜自許而不知其 母巧程朱以後道理大明只當謹守勉行而已先生晚歲充養純完精明之氣達於面目色養氣和神安禮恭動靜無虧得聞自於之中故其井井其 言者放心浮氣自然消釋雖不以師道自居而其薰蒸感迪之功蓋不可數計矣蓋自栗谷先生講道石潭出則以君民自任洙泗洛建之道大明於世先 生專於朴實頭用功以得其宗而先生又承其旨訣門路甚正庶幾傳之無弊云先生諱集字士剛金氏籍光州者實自新羅王子興光累世大顯遂為我東 右族高祖諱宗胤郡守曾祖諱鎬縣監祖諱繼輝奉判為 宣廟朝名臣沙溪先生諱長生配昌寧曹氏先生要在議政俞淑女病痼栗谷先生為教實 彌內治其二男益烟益煉生負二女適高靈金泰立鄭廣源益烟六男萬里萬奎萬榮萬量萬封萬堂三女適宋世傑金碩輔一妻益煉四男萬故萬規萬涉 萬楮一女多金泰立三男萬允昌昌鼎重二女適宋世雅李德明鄭廣源一男德昌進士三女適白私亮崔清丁夏益內外孫曾凡若干人時烈少事先生出 後從先生游甚久嘗以命揆先生狀文先生曰有些溢辭師承之義何敢不誠如此時烈惶恐受命今於墓道之左實為於實而不敢有知者是不忘當日 之教云俞銘曰

維彼石潭道學之源 誰嫡其傳曰維文元 有卓其緒先生是承 資純養正其道以凝 聰明于辨世蓋為能 匪無可述而仁不備 允矣先生惟實 之務 學專行篤仁孝悌友 華髮趨道而世宗宗匠 泰山雅頹梁木可放 鶴鳴于阜玉帛交委 陳讓 上前辭為授受 靈上登任首膺 命書 乃詢乃咨昭哲于初 人口先生允義且仁 將輔 王室以謝斯人 事乃大謬乃卷而歸 廡臺際洽章甫嚴秋 既及 聯朕我心慎慎 淵米乾惕不 以先休 造養既熟莫見縫界 庶不至則和心者制 皇矣與同年莫離 胡不 尊忠我後生 天後之山 蓬蒿萬等 彌德萬年永表其聲

崇禎紀元己卯四月 日

道德博淵曰文獻夜飯誠曰敬



김장생 신도비



김겸광 신도비